

唐太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常万生 著

唐太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常万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太宗/常万生著. —2 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82-4

I. ①唐…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002 号

唐太宗

作 者 常万生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94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一卷 禁门喋血

第一章	洛阳鏖兵	2
第二章	负有特殊使命的皇妃	11
第三章	传国玺不翼而飞	19
第四章	传言与反诗	28
第五章	李渊的困惑	37
第六章	魏徵投身太子府	45
第七章	庆州兵变	54
第八章	李世民赴毒宴	63
第九章	退怯不是怯懦	71
第十章	血溅玄武门	80
第十一章	擒放薛万彻	88

第二卷 贞观大治

第十二章	突厥兵临长安	100
------	--------------	-----

第十三章	臣下都是棋子	109
第十四章	转危为安	117
第十五章	巡访使出行	125
第十六章	土地公案的背后	131
第十七章	盘根错节	140
第十八章	拿下国舅	147
第十九章	晚节不保	155
第二十章	布衣的幸遇	163
第二十一章	假县令夜候真刺史	172
第二十二章	太岁头上动土	180
第二十三章	万国来朝	186

第三卷 英主末路

第二十四章	各有各的算盘	194
第二十五章	一喜一怒之间	198
第二十六章	东宫盗牛贼	204
第二十七章	“能言鸟”之死	212
第二十八章	血染蹴鞠场	219
第二十九章	赐死令在暴雨中下达	226
第三十章	皇后的牵挂	234
第三十一章	册封武才人	241
第三十二章	西征高昌	248
第三十三章	太子的密谋	257
第三十四章	承乾之乱	265
第三十五章	谁来继位	272
尾 声	梦醒翠微宫	281

第一卷

禁门喋血



第一章 洛阳鏖兵

古都洛阳像一个衣单妆乱的少女战栗在早春的峭寒之中。

所有的城门都关闭着，守城兵士比往常多了好几倍，几乎每座城门都有如林的刀枪，每一个垛口都有警惕的眼睛。守兵们横眉立目，不放一个人出去，也不放一个人进来。

城门上贴着一张告示，上写：因战事紧张，发到各坊里的通行证件停止使用，除官差以外，各色人等均不得出城。告示旁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那是两个昨夜里企图出逃者的首级，现在用来作为血的诫告。

城内，死一般的沉寂，昔日繁华的商业区北市、南市和西市已经冷落萧条，不少店铺商号关闭了，富商大贾携带着贵重财物逃得不知去向。喧嚣的市声平息了，只听得狗的狂吠和孩子的啼哭。街上行人稀少，且都脚步匆匆，像是躲避瘟疫。熟人见面，不过点头拱手而已，或者用一丝苦笑代替难以启口的哀怨和惊恐。

有时，突然走来一队兵士，或押过几个无辜囚犯，那囚犯既有丁男少妇，也有老翁幼童，他们大多是被牵连获罪的。官府有令，一人逃亡，全家问斩，父子、兄弟、夫妻互相告发，方能幸免。坊里五家相保，如有全家逃去邻人不觉者，诛及四邻。在达官贵人的居住区，不少宅院都落了大锁，那是典兵在外的将领之家。他们的家口都“迁”到宫中去了，这并不是保护和加恩，而是作为人质扣留，将领如若叛离，全家都将被戮。

与这种萧条的气氛相反，寺庙里却是香火不断，人来人往，那是做佛事的人们在祈祷着亲人的安宁和战事的早日平息。

自打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东征之后，洛阳的形势便日趋紧张起来。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来势凶猛的唐军首先占领了洛阳以西三十里的战略要地慈涧，接着，摧毁了洛阳的外围防线，控制了洛阳附近的许多州县，洛阳成为孤城。前些天，城内曾风传，李世民已经进逼到洛阳城下，郑王王世充出城布阵，想与唐军议和，被李世民拒绝。现在，又有消息说，李世民已移军城西禁苑内的青城宫，马上就要兵叩都门了。郑王加强城防，以严刑峻法禁止百姓出城，便是为了收拢人心，准备死守。

百姓的传说是确实的。郑王现在正为这件事大伤脑筋。年近五十的王世充面容憔悴，眼眶微微发青，一口修剪得整齐的胡须也失去了光泽。他疲倦地焦躁不安地踱着步子，想着他的心事。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寝宫中前来献茶的宫人，既不去接，也不命退。那宫人进退两难，只好长跪在地，将茶盏高举过顶，困惑地等待着。

王世充原是隋炀帝的亲信，江都郡丞。因他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顺旨，深得隋炀帝赏识。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炀帝后，王世充辅佐越王杨侗嗣位于东都洛阳，由吏部尚书晋升太尉、相国，受封郑王，专宰朝政。他凭借手中大权，极力扩充自己的权力，继而废掉杨侗，在洛阳称帝，国号郑。

洛阳城防坚固，府库充实，王世充拥兵数万，号称江淮精锐。凭着这些条件，他根本没把占据西北、称王长安的李渊父子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他雄踞中原，固有东都，不仅足以与李唐抗衡，而且可伺机破敌，一匡天下。料想不到的是，他的宝座尚未坐稳，唐军的战鼓已擂响在宫墙之外。

王世充正苦思应急之策，太子玄应步履踉跄地闯进宫中。

他衣冠不整，身带血痕，双目失神，气喘吁吁，一见王世充便双膝跪地，叩头不起。

王世充已猜出八九分。他气急败坏地吼着：“粮呢？兵呢？你一个人回来做甚？”

太子玄应仰起脸，绝望地摇着头。

王世充大步走近太子，眼里冒着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快讲！”

太子玄应泪光闪闪，怯声道：“儿臣自虎牢运粮往济京师，途中遭到李世民的截击，三千人马折损已尽，万石粮米全入贼手。儿臣……无颜见父皇……”

王世充一阵昏眩，跌坐在御座上。

一个月前，唐军攻下了城东的含嘉仓城，控制了这个最大的粮仓，阻梗了洛阳城的粮米补给。王世充想调粮入城，又遭唐军截击。现在，洛阳城孤立无援，粮米不给，何以拒唐兵？他挥手说：“无用的东西，快出去！”

太子玄应下殿，左辅大将军杨公卿来报：“大将军张镇周失踪了！有人见他渡过谷水，往青城宫唐军营寨去了。”

“为何不去追击？”

杨公卿道：“察觉晚了，追之莫及。”

“软骨头！逆贼！”王世充恨恨地说，“他逃走了，还有妻室儿女，给我把这些逆种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张镇周的妻室儿女就在皇城中，是前些时候与其他官员的妻室一起“迁”进宫中的。王世充本想用扣留人质的办法威逼将领死战，想不到即便这样仍不能阻止将领的叛离。

王世充怒气难平，他要亲自前往皇城，看这些逆贼们的家眷是怎样被砍下脑袋，同时准备让百官围观，杀鸡给猴看。

王世充的肩舆刚进皇城北门，便大声喊：“停，停下！”

他看到一个人，一个身着僧服的人远远地迎立着。那僧人双手合十，恭迎在前。王世充一眼就看出，他是御史大夫郑颀。

郑颀原为李密的臣下，被俘仕郑后，一直称病不预朝事。前些天，他上书奏请弃官为僧，被王世充驳回，如今却斗胆私着僧服。堂堂郑国臣子，这成何体统？王世充强压怒火，带着几分嘲讽地说：“爱卿这般装束，朕险些认不出了！”

郑颀郑重其事地禀道：“愚臣不才，诚不堪陛下重用。望陛下从臣所好，许臣弃官入山，削发为僧。臣将笃敬佛事，以资陛下神武！”

王世充勃然变色：“好一个忠诚的臣子，竟想苟且偷安！来人，给我把这逆贼拿下，腰斩朝堂！”

王世充话音刚落，几个护驾的兵士已将郑颀按倒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那郑颀面不改色，回头一笑：“得其所哉！南无阿弥陀佛……”

接着,王世充又亲自监视着砍了张镇周的妻小,然后传令:“宣文武大臣上殿!”

王世充首先敲山震虎地痛斥了两个逆贼的罪恶,然后逼视群臣:“当此之时,只有死战,不可退却。你们有何良策?”

左辅大将军杨公卿道:“敌强我弱,只可固守,不宜力战。”

杨公卿是隋朝皇族,王世充的力将,在王世充小朝廷中地位显赫,对于他的意见,群臣都以为然。

这时,排班中站出一员将领,禀道:“末将不敢苟同!”

王世充一看,是唐军降将寻相,便问:“以你之见若何?”

寻相道:“唐军先清州县,后围洛阳,其意是想孤立洛阳,我如按兵不动,只能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主动出击,突破唐军重围,打通与城外的联系,或许还可转危为安。”

王世充微微地点了点头,可他又想:寻相原是刘武周的部下,刘武周败后他降了唐朝,两个月前又被俘降郑。对这样一个降将,能担保他忠贞无二地为郑国效命吗?

杨公卿见王世充犯疑,又进一步陈述他的主张。

王世充早就想与唐军决战,所以,杨公卿的话他没有听进去,对杨公卿说:“杨将军,不要多说了,寻相言之有理!”

杨公卿不服气地横了寻相一眼,出了口粗气。

次日清晨,王世充精兵二万,亲率中军,以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分率左右军,以寻相为先锋,自方渚门进入禁苑,往青城宫奔去。兵至谷水,命大军停止前进,凭借废弃的马坊垣堑列阵,准备和唐军决一雌雄。

秦王李世民的唐军主力与郑军仅一水之隔。其他唐军分别占据着洛阳南面的龙门、东面的回洛、东北面的河内,把洛阳团团包围着。当气势汹汹的郑军逼水而阵的时候,唐军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些阅历尚浅的新兵担心,郑军此来,人多势众,非同小可。若与强争,恐难取胜。因此,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畏惧的情绪。跟随李世民征战多时的老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的心里是踏实的,并无惊慌之色。他们知道:主帅自有妙计,完全不必担心。

李世民带领着一支精骑部署在北邙山上。李世民今年二十四岁,身材并不魁梧,却风神岸然。他脸色白皙,明眸秀目,似柔弱书生,但那两道英武的剑眉、轮廓鲜明的嘴唇和端正丰隆的鼻梁却又分明像骁勇刚毅的武将。他仿佛集文士与武将的特质于一身,兼文静与豪健于一体。他穿着黑衣黑甲,身背箭囊,腰间挎着佩刀,左手持弓,右手挽箭。他的坐骑是纯红的,马头方正,棱角显露,两耳短粗,双目大而有神,鼻广口阔,腰身浑圆,四腿筋腱突出,一看便知是一匹稀世的骏骥。

李世民得知敌情,先传令军中,不可妄动,然后便与年逾五旬的老将、秦王府开府李靖一起登上了魏宣武陵,观察敌军阵势。李世民手搭凉棚,仔细地瞭望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对李靖说:“郑军倾巢而出,不过是窘急无奈,企图侥幸一战。今日破贼,此后定不敢复出。”

李靖深表赞同,道:“殿下高见。”

李世民与李靖低语了一阵,然后便走下高陵,调兵遣将。

谷水对岸,王世充按兵不动。

一心想为郑国建立功业的寻相恳切地向王世充建议:“大王,现在唐军立足未稳,应当马上渡水出击!”

王世充摆手制止了他,说:“李世民用兵诡诈,不可贸然进击。逼水而阵,进可攻,退可守,且看看唐军动静再说。”

他命令寻相登上长堤,远望唐营,随时禀报。

突然,谷水对岸传来一阵喊杀声。王世充登上长堤,只见烟尘滚滚,万马奔腾,一队唐军正向这岸杀来。

王世充暗忖:果不出我所料,若渡水而击,必中奸计。

转眼间,唐军驰近谷水。寻相焦急地说:“大王,唐军兵不过五千,渡水而击,必大胜!”

王世充有些不满:“将军能担保后面没有大队唐军?”他号令全军:“挥兵稍却,让敌兵渡过谷水,再聚而歼之!”

寻相极力劝阻:“大王,唐军渡水,于我不利啊!”

王世充似乎没有听见,他调转了马头,后退一箭之地,摆开阵势。

这支唐军是由李靖率领的。李靖渡水后,刚与郑军交锋,便燃起数堆烟火。刹那间,黑烟滚滚,直冲霄汉,数十步内不辨人马。王世充正自奇怪,又一支唐军从北面的北邙山方向杀来。这些唐兵一色黑衣黑甲,连马也是黑色的。他们不与郑军恋战,而是奋力杀开一条血路,不顾一切地向郑军阵后冲去。为首的一将跃马扬刀,勇不可挡。

寻相见是李世民,挺枪迎上前去,大喊:“李世民休走!”

王世充也拨马来战。可是,李世民率领的黑衣兵像尖刀一样直贯阵中,郑军根本无法阻挡。

李世民是从北面渡水,向南杀来的。他与渡水出击的李靖相约,交兵之后,先纵烟火。今见烟火大起,知李靖已接敌,便领兵前来。为了探知敌阵厚薄,他不与敌兵死战,而是率精骑数十猛插敌后。但因地形不利,李世民与诸骑兵散失。为避免四面受敌,李世民返回阵前。

王世充以为李世民要逃跑,引兵将李世民死死咬住,并分兵切断了李靖与李世民的联系。寻相一马当先,向着李世民连发数箭。

李世民的坐骑身中六箭,但那马似通人性,仍载着李世民左右冲突。汗水湿透了马背。呼吸越来越急,铁柱一般的四肢也渐渐变得瘫软无力,终于,它前蹄一弯,扑倒在地。

李世民心中一阵绞痛,他不顾敌兵的围攻,伏下身去,将马身上的箭矢一一拔出,疼爱地为它擦去流出的鲜血。那马向着它的主人望了望,像是感激主人的好意,接着,便四蹄一蹬,死去了。

此时,郑军已经包围过来,王世充见状,喜形于色,高喊:“杀过去,生擒李世民!”郑兵喊声大作,杨公卿率领左军潮水似的向李世民涌来。

李世民挥刀力战,形势十分危急。

突然,一唐军骑将纵马冲到李世民跟前,翻身下马,把辔头交给李世民,急喊:“秦王殿下快上马!”

“庞相寿!”李世民接过辔头,依恋地看了一眼那战死的红色骏马,上了坐骑。庞相寿手执长刀,在马前开路,郑军不得近前,但王世充仍围追不舍。

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郑军的阵后杀声大作,一面面唐军旗帜高高飘扬。原来,李靖为了吸引郑军,扰乱郑军军心,将军旗卷起,率兵杀到郑军阵后,然后抖开军旗,摇旗呐喊。

王世充以为后方已被唐军占领,不胜惶恐,连呼撤兵。

庞相寿和李世民乘敌迟疑,接连砍杀了几十名郑军,杀开了一条血路,突破了包围,并与大军会合,继续挥军进攻。王世充也率众死战。

快到中午时,郑军渐感不支,王世充下令撤退。寻相随军后撤时,身后“嗖”地射来一箭,正中后心,寻相剧痛难忍,跌落马下。他无力地睁开眼,只见郑军已由撤退变为没命地溃逃,乱军中,杨公卿正插弓入囊,向他冷笑。

寻相又气又恨,大骂:“杨公卿,你好狠毒……”

恶战终于结束,留下了遍地尸体,一片血海。血水融化了残雪,流入谷水之中,在正午的阳光下闪耀着惨淡的红光……

夜幕降临了。青城宫中的唐军营寨里燃起了点点灯火。这灯火与天上的繁星连成一片,组成一幅璀璨的图画。

今晚,将士们都在大饮大嚼,庆贺洛阳城下大捷。欢笑声、行令声、不知名目的乡野小曲声,鼓荡着一座座营帐,飞散在广袤的夜空。

李世民破例没有饮酒。他先是在几座营帐中看了看,然后便回到了他的寝处。

像是幻觉,却又如此真切,李世民总觉得有骏马在嘶鸣:“咳,咳,咳……”

这是多么令人惬意的叫声啊!它比得上九部乐动听的声韵,压得过唐国歌会婉转的歌喉,美如百鸟齐鸣,雅似泉声淙淙……

也许,这些比喻都不恰当。它应该像震天撼地的雷鸣,应该像裂岸排空的涛吼,应该和战场上的兵器撞击声相伴随,和混杂的厮杀声相融汇,它应该属于那种威武雄壮的英雄组曲!

这声音使李世民神驰情往,心旌飘荡。他情不自禁地凑到窗前,侧耳倾听起来。他仿佛又看到了弥漫的烟尘,殊死的鏖战。他看见了心爱的骏马,在穿过刀枪之林,踏倒重重敌兵,昂首嘶鸣,奋蹄扬尾,火龙一般,奔突而来。啊,那赤红的富于光泽的毛色,那粗实高大的躯干,那矫健有力的四肢……

“什伐赤,我的什伐赤!”李世民推开窗子,伸出手去。

黑影。树的影。屋的影。山石的影。旗帜的影。没有他的什伐赤,没有他的爱马。是被寒夜吞噬,抑或乘风飞去?他怅然若失,热泪潸然而下。

他爱马,爱得深沉,爱得发狂。他八岁便能骑马,稍长骑术更精。四年前,他随父王李渊起兵太原,攻入长安,建立大唐,多赖这无言之友的力助。此后南征北战,血雨

腥风，战马更常在胯下。他离不开战马，他不能没有战马，他笃信这个道理：天下靠马上得来，帝业靠马上建立。

低低的啜泣声，在那黑黝黝的树丛中……

“谁在哭？”他问了一声。

“是老奴，殿下！”

他听得出，是养马人杜十三的声音。还用问吗？他也是在为什伐赤而悲伤，这什伐赤就是杜十三为他寻得的呀！

那是李唐大军攻入长安后的一个早上，李世民带着杜十三及两个侍卫兵游于马肆，见有人牵着一匹强悍的红马，头上络结着绳索，两个大汉用木棒支着它的面颊，另有四人持鞭守护其侧，不住地抽打。那马桀骜不驯，乱踢乱蹦。

杜十三问：“此马售价多少？”

马主道：“此马实在太恶。两万钱，怎样？”

两万？还有这么便宜的价钱？杜十三悄悄地对李世民说：“我看此马气色骏异，体骨不凡。想必是马主不识马，刷洗不应时，刍秣不合适，使它志狂郁塞，变得这般狂躁。回去好好调理，一定能成良骥。”李世民知道，杜十三熟知马经，曾在隋宫御厩里喂马，是个马行家，便点头应允。

归来后，杜十三给马新换了络头，精心进行刷洗剪饰，独槽饲养，数日后，这马神气大增，长嘶如龙，驰骋如风。杜十三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什伐赤。

李世民很快与什伐赤交上朋友，驾驭自如，得心应手。不久前，李世民与宋金刚一战，乘马直追数十里，迫使宋金刚与刘武周仓皇逃入突厥，二人不久即被突厥杀死，刘武周军被彻底消灭。就是在这时，李世民喜得猛将尉迟敬德，当然还有归而复叛的寻相……

李世民深深理解杜十三的心情。他让人把杜十三叫进来，亲自为他倒上一盏热茶。

这位与马为伴三十年的养马人泪如泉涌，孩子似的大哭起来。李世民也很难受。他传令，将什伐赤与战死的战士们一起，掩埋在谷水之滨，北邙山下。他发誓攻破洛阳，生俘王世充，以告慰骁勇的什伐赤，告慰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灵。

当又一个清晨到来的时候，李世民与其妻兄、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率五千唐兵开到宫城之下。他要穷攻猛打，不给王世充以喘息之机。

洛阳宫城厚重的城门铁铸一般，关得严严实实。城楼上，一些兵士正在吃饭。他们并未理会唐军兵临城下，只顾大吃大嚼，馍馍大饼咬几口便扔下来，护城河的冰水中溅起簇簇水花。

长孙无忌看在眼里，不解地说：“王世充这是弄的什么景？”

李世民冷笑道：“王世充是把咱们当成几岁孩童了，谁不知他已断绝粮米？”

长孙无忌点头道：“如此用诈，未免可笑！”

李世民拔出佩刀，凌空一挥。唐军杀声大作，直扑城门。就在这当儿，城楼上一阵锣响，一尊尊弹石炮推上城垛，“嘭！嘭！嘭！”弹射来一排石弹。接着便是箭雨，箭

矢比一般的箭要大好几倍，冲在前面的兵士伤亡很大。王世充自去年就开始做守城准备，土炮和一次能发射九箭的连弩都是派人精心设计制造的。

王世充这一手李世民却未料到。为了暂时避敌锋芒，他下令鸣金回营，准备夜里再攻。可是，夜晚的第二次攻城仍被压了回来。此后，又连接数次，仍不能奏效。

连攻不克和久战无歇，使城下大捷带来的高昂士气低落下来。有人称病不起，有人思念家乡，班师回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李世民很着急，他把李靖召了来，商议对策。

这位身材魁伟、黑须飘拂、目光聪慧的老将，精熟兵书，文才武略冠绝军中，是唐军的智囊。李靖献策道：“用兵之道，莫重于识虚实之势，若此，无不胜也。当此之时，可先探知王世充虚实，然后再攻城不迟。”

李世民以为然，让他设法探敌虚实。

这天，午时刚过，一骑长安使者来到了青城宫大营。进营之后，先到了李元吉那里。

李元吉是李世民的四弟，封齐王，此次进讨王世充，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李元吉为左元帅。

使者在李元吉那里待了半个时辰，然后才来见右元帅李世民。他带来的是李渊的一纸密令，上写：

洛阳城破无日，万勿徒耗兵力。可尽速班师回朝，容再图之。

李世民正自思忖，李元吉来到帐中。一见面，便愣冲冲地问：“二哥，京师来人了？父皇有何教示？”

“父皇要我们班师回朝。”李世民心情沉重地把密令递给李元吉，说，“四弟，你意如何？”

李元吉想了想，道：“我看父皇所示很有道理。”

李世民一惊。他知道，李元吉虽勇猛善战，但好大喜功。自去年七月受命攻打王世充以来，一直是求胜心切，从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今天怎么忽然一反常态呢？便问：“四弟，班师之论，道理何在？”

“洛阳守卫坚固，一时难以攻破。再说我军将士兵进洛阳已八月有余，兵疲将乏，无力再战，继续下去，恐怕军心涣散。洛阳现在已成为孤城，我如班师暂回，休整之后，再来攻打，定易如拾芥。”李元吉一口气说完了上面这些话，像是在背诵条文。

李世民紧逼着李元吉的目光，笑答：“四弟此言，我看是言不由衷啊。”

李元吉脸红了：“怎么言不由衷？”

李世民道：“别人可言班师，四弟决不会主张班师。”

“此话从何说起？”

“四弟也许还记得，你我兄弟受命东征之时，曾同祭太庙，相约曰：不平东都，誓不还朝。八个月来，四弟身先士卒，浴血奋战，郑贼闻之丧胆，功绩无与伦比。我常暗喜：四弟以十九岁的年纪，却威震遐迩，实为我大唐难得之才。有四弟这样的骁将，大

唐何愁不固？父皇亦可高枕无忧矣！而今，伪郑破亡在即，大功只亏一簣。我兄弟实当同心协力，扫平东都。如若半途而废，给王世充贼以喘息之机，一旦他反扑过来，必将贻害无穷。这样岂不是辜负了父皇的重托？”

一席话把李元吉说得低下头去。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大哥的主意。”说完又觉得失言，忙遮掩道，“大哥先前就曾说过，洛阳易守难攻，不可勉强行事。”

关于长安来的使者先到李元吉处，李世民已得到亲兵的报告，并得知太子李建成给李元吉带来一信。信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李元吉方才这番话已见端倪。他猜得出太子李建成是怕攻下洛阳之后，自己的声望更高，危及太子的储位。他断定，父皇突传密令也一定与太子有关。

为了不影响战事，他极力劝说李元吉勿为班师之命所动。

当李元吉心悦诚服就要离开的时候，帐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李世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兵士嚷着要班师，为首的是一名队长，紧跟着五名火长，每名火长带着自己的十名兵士。

李元吉脸涨得通红，骂道：“班你娘的什么师？还不快退下！”说着，就要动手驱赶。

李世民笑了笑，挡住他，并对兵士们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你们很辛苦。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为克平东都，我们耗费了多少资财，阵亡了多少将士？一个月前，你们的同乡兄弟可能还和你们同饮共榻，可现在，他们已血洒疆场，长眠于谷水岸边，北邙山下。洛阳城不过是一座孤城，王世充不过是一只困兽，如我们再辛苦一些，一鼓作气，攻下洛阳，即可一劳永逸。战后，你们即可返归田园，与亲人团聚，朝作夕息，饱暖无忧，平平安安地过太平日子，再不会有征伐之苦，流血之痛……”

李世民这番话对遭受了八个月征战之苦的兵士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在他训示的时候，周围又聚集了不少兵士。他们屏息静听，有的感动得歔歔落泪。那队长也直抽鼻子，李世民刚讲完，他就带头大呼：“不破洛阳，决不班师！”

兵士们也嘈杂地应和：“我们决不班师！”

李世民的脸上现出得意之色。他先是点头微笑，接着又变得十分严厉：“从即日起，再有敢言班师者，定斩不赦！”

兵士们散去后，李元吉不摸底细地问：“二哥，你说洛阳城破在即，有何根据？”

李世民道：“四弟一会儿就会明白。”又命令兵士，“请李将军前来！”

李靖进来了。在他身后，跟着一个细高个子郑兵，他是李靖设计捉到的一个郑兵奸细。这郑兵脸色蜡黄，骨瘦如柴，年纪轻轻却满脸是胡子。

李靖对那郑兵道：“这是左元帅、右元帅，快如实道来！”

那郑兵跪地禀道：“自从天兵围城以来，城中兵民困苦不堪，粮米奇缺，三升米就换一匹绢，连珠玉珍宝都没有人稀罕了。兵营里一天只能吃个半饱，百姓更苦，连糠菜都吃不饱，有的还挖观音土吃，吃后全身浮肿，死者相藉，城中原有三万家，现在连三千家都不到了……”

李元吉恍然大悟。他想起李世民曾和他说过郑兵往护城河里扔馍饼的事，问：“那你们为什么还硬充大肚子汉？”

郑兵道：“大王有所不知，那是郑王怕你们知道城中绝粮，故意做样子给你们看呢。其实，饿着肚子，扔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都心疼极了。”

李元吉冷笑道：“王世充老儿，鬼点子倒不少。我再问你，你出城想干什么？”

郑兵负罪似的说：“郑王派小人去窦建德将军处搬兵，请他来救洛阳之围。这些，小人已经回禀过了。”

“原来如此！”李元吉愤怒地拔出刀，“我先宰了你，看你还搬你娘的什么兵！”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郑兵捣蒜似的叩着头，并蹭到李世民身前，乞求保护。李世民命令兵士：“把他带下去！”

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四弟看清了吧，王世充不过是苟延残喘，不堪一击。我军胜利在望，班师岂不荒唐？”

“二哥准备怎么办？”

“出兵虎牢！”

“去打窦建德？”

“对。”

李元吉摇头道：“不可，不可，二哥的胃口太大了！王世充还没打下来，怎能去打窦建德？到时候，顾东顾不了西，可就麻烦了！”

李世民道：“四弟大可不必担心。王世充已经兵摧食尽，上下离心，无须力攻，围困可也。窦建德虽兵多势众，但将骄兵惰，我据守虎牢，可扼其咽喉。他若冒险而动，我攻取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王世充可不攻自败。到时候再战窦建德，定能一举两克。当此之时，必须防敌会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那就难以对付了。”

李世民又问李靖：“李将军意下如何？”

李靖道：“围点打援，一举两克，可谓妙极！”

李元吉也服气了，说：“那就照二哥说的办！”

当下，李世民中分麾下，实施围点打援之策。他与李靖、程知节、庞相寿等将领率兵直奔虎牢，阻遏窦建德援洛；李元吉则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率另一部兵力继续围困王世充。

却说王世充力难支撑，日夜盼望援兵到来。可盼了一个多月，只见唐军西去，不见窦建德的夏军东来，他莫测究竟，心慌意乱。李元吉每天前来城下叫阵，王世充也不敢出城。

这天，王世充正在城上远望，忽见一千人马向城门驰来，顿时心花怒放，以为定是窦建德的援军无疑。

他传令兵士，准备洞开城门，迎接援军。

可是，待这干人马离近了才看清，原来是唐军！其中一员将领就是二月间城下大战时奋勇为李世民护驾的庞相寿。还有一人，被反剪着双臂，坐在马上。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汉子，一身半旧的戎装，宽肩膀，方脸盘，胡须很重，两道粗重的眉毛下有一双坚毅的眼睛。他的脸像石刻的一样，没有任何表情。

“啊，窦建德将军！”待王世充看清了那人的面目，一声惊叫，跌倒在城垛上。

城下唐军在高喊：“窦建德已全军覆没，还不开城来降？”

王世充绝望地惊呼：“建德败灭，何其速也！”

李世民破窦建德实属侥幸。

论兵力，窦建德军在唐军之上，而且完全可以先据虎牢，取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优势。但是，这位勇猛的农民义军领袖太轻敌了，致使数万大军败于一旦，几年来的累累战果为他人所得。

李世民率兵东进后，首先抢占了具有战略地位的虎牢关，又亲率精骑五百东出二十里，侦察窦军的情况，并引诱其出击，以设伏歼灭，使窦军不敢迫近虎牢，阻止了窦、王会军。

窦军与唐军相峙月余，几次小战又失利，士气开始低落。这时，李世民又派程知节抄袭了窦军粮道，使窦军陷于困境。窦建德的谋士凌敬建议北上，扩张地盘，增加力量，但将领们受过王世充的贿赂，都主张直接救援洛阳，窦建德也赞成这样做。于是，他寻找机会，进攻虎牢。不久，他得知唐军马料食尽，经常到黄河以北牧马，便准备乘唐军骑兵不能参战之机，实施突袭。李世民得到情报后，将计就计，将一千余匹战马放牧于黄河北岸，故意让窦建德看见，引诱他出战。窦建德果然中计，全军出动，布阵二十余里，孤注一掷。李世民站在高处，侦察敌阵，对诸将说：“窦军冒险而阵，有轻我之心。我按兵不动，其勇气自衰。阵久兵疲，不战自退。我追而击之，必能大胜！”于是，号令全军，按兵不动，以待战机。窦军列阵半日，士卒饥倦，都坐在地上，争相饮水，队伍紊乱。这时，唐军的牧马已经归营，李世民便命令出战，自己率轻骑先进，大军随后，窦建德仓促应战，阵势大乱。唐军乘胜追杀三十多里，俘获五万多人，窦建德也因伤被俘。

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心如死灰。回首金碧辉煌的洛阳宫城，想到这帝都宝殿将不复为已有，不觉老泪纵横，肝肠寸断。

城下，唐军的兵士们还在高喊：“郑军快降！”“郑军快降！”

第二章 负有特殊使命的皇妃

唐武德四年（621年）五月十日，右元帅李世民和左元帅李元吉率领的大队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洛阳城。

唐军从洛阳城东面的会通苑入城后，沿着皇城和外城廓的天然分界线洛水西行，至天津桥折而向北，在皇城南门端门前驻马列队，黑压压地站满了端门前宽阔的横街。

沉重的端门拖着吱吱的响声缓缓地打开了。随后，王世充率太子、诸王、文武官员，身着素服，手持降幡，垂头丧气地出了端门，面对阵容整齐的唐军，魂飞魄散地跪倒在地。

面如土灰的王世充跪行到李世民的坐骑前，将降书举过头顶，低声道：“罪臣王世

充率文武百官请降皇唐。”

二十四岁的李世民今天神采奕奕，英姿潇洒。他接过降书，用尖刻的口吻说：“听说你常以本王为孩童，不屑同日而语，今日相见，为何如此恭敬？”

王世充满脸通红，羞愧难已，嗫嚅着：“罪臣有眼不识泰山，屡犯大王，诚当万死……”

李世民用较平缓的语气说：“起来吧！”

王世充正欲起来，只听“噌”的一声，眼前晃过一道白光，一个声音大声吼道：“王世充老儿，你也有今日？叫你尝尝齐王爷爷的厉害！”抬头看，原来是李元吉。他利刃在手，横眉立目，王世充魂魄飞扬，急忙扑到李世民马侧躲避。

李世民道：“四弟，动气不得。自古交兵，不杀降将。”

“不杀降将？那要看谁。王世充老儿顽固不化，害得我们吃了多少苦，留他何用？”

“四弟，我初入东都，当示人以信义，乱开杀戒，多有不当。这也是父皇的尊意啊！”

李元吉这才愤愤不平地收刀入鞘。

李世民对王世充说：“只要你诚心归顺大唐，本王一定启奏父皇，许你不死。”

王世充连连叩头，感激涕零：“谢大王！”

那些跪伏在地的郑臣也跟着山呼：“谢大王！”

李世民令人收起降书，派开府李靖、左三统军程知节带兵士一千将王世充降众两千余人带到禁苑看管起来，准备择日回长安献俘，同时派快骑携带捷书去长安，向李渊报捷。

接着，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元帅、齐王李元吉带领前往外城廓，清市安民，分守坊市，搜索逃匿的王世充余部；一部由右元帅、秦王李世民亲自带领进入宫城。跟随李世民进宫的有秦王府司马萧瑀、记室参军房玄龄、比部郎中孙无忌、内史侍郎封德彝等文武官员。

几天后，报捷的使者归来，他带来了李渊的手谕：今克洛阳，乘舆法物，图籍器具，非私家所有者，统为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分赐将士。

此外，还有给李世民的一封亲笔信，上写：

朕起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合契之谋，蹈义轻生，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宜有别恩。自今如罪非叛逆，听恕豁免。

与使者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个丽人。她乘的是牛驾翟车，朱轮华毂，金装漆画，青盖紫帷，红锦络带，华贵不凡。她的车前是两个骑马的侍女，梳着螺髻，戴着幂罗，着装一紫一绿，光彩照人。马上各有一个用金银丝络结的宝相花小笼，里面各有一只猫。一见这两个侍女，李世民便知是尹德妃。因尹妃爱猫在宫中是有名的。她养了好多猫，都有芳名，什么白凤、紫英、锦带、云团等等，光养猫的宫女就有五六人。

尹妃下了车，只见她绣襦罗裙，珠光宝气，灿灿生辉。她梳的是半翻髻，头簪两朵